

360 排亞暴動全景步行

1) 楓樹廣場

您所站立的位置是溫哥華的發源地楓樹廣場，又稱為'Luk'luki，是原住民部族馬斯琴、史高米殊及 Tsleil Waututh 夏季時紮營聚居的地點。

Ta newyap n síiyay. Chayap wa lhíhxi7lsh na7 tkwa Lek'lék'i úxwumixw. Tay temíxw swa7 t'l'a Xwemétskwiyamulh, Selílwitulh iy Skwǰwú7meshulh . Na tiná7 t'l'a tkwa Lek'lék'i n swá7am-cht ímen. An chet wenaxws ti temíxw, ti stakw, ti smanít iy i7ǰw ta S7ukw'ukw'ínexw. Wenáxwstumiyap ti temíxw ímen. Wa Chayap yuu. Tińá tkwétsi n sníchim.

[translation from Squamish] Hello my friends. You are standing in the village of Lek'lék'i. This land is Musqueam, Tsleil-Waututh and Squamish. Our ancestors are here in this village as well. We deeply respect this land, these waters, the mountains, and all the animals. We ask you to respect this land too. Walk gently.

馬斯琴部族在菲沙河以南的 časnaʔəm 及 maləy 居住。史高米殊部族居住在福溪河口 Snauc 以及布勒內灣靠岸的 Xwáyxway 及 Tayoosh。而 Tseil Waututh 部族則聚居在較偏遠的布勒內灣及印第安狹灣，西班牙人稱之為 Canal de Sasamat，即現在的 Belcarra。數千年以來，每逢夏季，三個部族都在這裡紮營，共享資源，長久以來一直以捕魚為生。

這裡亦是運輸航道的北岸，獨木舟可以由布勒內灣進入福溪。潮漲時，一艘獨木舟可以透過淺水航道，進入兩個海灣。

後來歐洲人陸續抵步。首先是為了動物皮草而來，後來拿走鯨魚以及本地人賴以為生、含高脂肪的太平洋細齒鮭魚。魚油用來做機器的潤滑劑，燃燒取暖或點燈。他們砍伐樹木將木材運送到歐洲，用來建造更大、更快速的船隻，再將更多資源運走。然後他們為了金、銀、銅而來。有部份是以物亦物，但亦有以取以不盡的心態而來。

他們帶來夏威夷群島原住民 Kanakas 族人，協助蘭里堡皮草買賣。部分留下來的族人，便跟史高米殊部族女子通婚，在靠近煤港的夏威夷群島原住民保留區定居，學習史高米殊語言，養育史高米殊的後代。歐洲人亦帶來了中國人開闢道路，在煤礦場工作及修建火車路軌。大批黑人、華人及美國白人抵達，於河邊尋金。

他們同時亦將天花等疾病帶來，導致本地第一民族人口驟減。1862 年隨後，只有 15 位 Tsleil Waututh 族人倖存。

溫哥華第一屆選舉於 1886 年產生。其中一位市長候選人李察·亞歷山大是喜士定劇木廠的經理。他帶領 60 位華裔、日裔及原住民工人去投票站投他一票。因為當年亞裔及原住民沒有投票權，一場由白人發起的暴動就此爆發。

兩個月後，一場「溫哥華大火」燒毀了這新城市內幾乎每一幢木造建築物。新上任的市議會借機通過附例，限制任何華裔參與重建工作。勞工團體 **Knights of Labour** 發起杯葛運動，禁止所有溫哥華商戶僱用、售賣食物，或以任何方式服務華裔居民。任何拒絕參加杯葛的商戶，門口被畫上一個黑色大交叉。有商戶被威脅要解僱華裔員工，聘請白人取代職位。任何願意離開溫市的華人可以獲取一筆款項。有一間新公司成立，目的是接管華人的生意。有部份華裔員工更被送到碼頭的蒸氣船上，遣返至溫哥華島維多利亞，即他們以前居住的地方。

有多個白人居民發起公眾集會，提出華人的出現所帶來的「種種問題」。1887年2月24日，在一個擠得水洩不通的市議會會議上，300名憤怒的白人擅自闖入煤港華裔工人居住的營地，這批工人在現時西端一帶清理樹林。他們就在這裡襲擊華裔工人，拆毀他們的帳幕，然後焚燒所有被單、衣物及私人物品。

下一站，請轉向南面，行兩個路段，去到卡路夾喜士定的東北街角。

2) 卡路及喜士定

這個卡路夾喜士定的街角，曾經是溫哥華第一個娛樂區，有幾間戲院及多間酒吧。

對面街以西是先峰廣場—即今天官方所稱的白鴿公園。公園於 1932 年，布勒內灣至福溪一段火車路線改道時興建。

街角西南面，是「卑詩電火車」城內輕軌鐵路車站，於 1891 年至 1958 年期間運作。高峰期有大約一萬人每天使用火車站兩次，往返溫哥華、智利域、史提夫斯頓及新西敏寺。

以歐裔為主的移民社區為了商業利益，強迫有色人種搬遷到市內治安差、居住環境欠佳的地區，形成族裔貧民區。

當時這個現象很普遍。反亞裔及反原住民的情緒高漲。「排亞聯盟」在所有西岸主要城市陸續成立。他們想限制統稱的「亞裔」移民，包括日裔、華裔、韓裔、菲律賓裔，以及大部份來自旁遮普省份的錫克教徒、他們稱之為印度人的南亞裔。

請稍移玉步，往東行，在喜士定北走一個半路段，於喜士定東 139 號停下。

3) 喜士定東 139 號 (巴爾摩拉爾酒店以西)

喜士定街夾卡路及緬街的兩個路段，曾經是市內最繁忙的商業街道。大部份店舖由白人經營，當中亦有 9 間為華人商舖。

對面街的左邊，是可以容納 650 人的潘特吉斯綜藝劇院，於暴動爆發時正進行興建。亞歷山大·潘特吉斯於 1901 年，向有「育高火焰」之稱的舞蹈表演員 Klondike Kate 借資金，於育高發展娛樂生意，由荷里活沿太平洋岸迅速擴展至溫哥華多間連瑣劇院。

1907 年，經濟蕭條，失業率高企。超過 8 千名日裔移民於當年首十個月抵埗，增長之多，前所未有。鐵路公司 Grand Trunk and Pacific Railway 遊說渥太華，要求輸入一萬名日裔工人以修建北卑詩鐵路。族裔緊張關係升級。

卑詩省律政廳廳長 William Bowser 提出修訂移民法，要求大幅度限制亞裔進入本省。但省督拒絕御准，主要是因為觸犯與日本簽訂的國際協議。

於七月，超過一萬一千名日裔由夏威夷乘坐蒸氣船 Kumeric 號抵達，一方面因為日本公司 Nippon Supply Company 與加拿大太平洋鐵路達成外勞協議，另一方面則為了逃離於夏威夷島爆發的黑死病疫情。

隨後於 9 月 5 日，於華盛頓州以南 90 公里的貝靈漢，有 500 名旁遮普鋸木廠工人被白人勞工襲擊，逃出城外，北上到加拿大，部份擁有英藉的獲准入境。當中不少人抵達溫哥華，剛好目擊暴動。

請稍移玉步去下一站，沿喜士定繼續往東行直到緬街。橫過緬街、喜士定，往南行一個半路段，於緬街 438 號停下。

4) 緬街·喜士定街以南半個路段

對面街以西，左邊的是卡耐基社區中心，即舊市場所在地。於 1897 年至 1929 年期間，市政大樓位於這裡的二樓。地層是公眾市場，亦是一個可以容納 2 千人的禮堂。

1907 年，一個保守的勞工團體「溫哥華貿易及勞工議會」，成立旗下的「排亞聯盟分會」。於 8 月 12 日，有 400 人出席首個會議。三藩市以及西岸多個城市亦隨即仿效，成立「排日韓聯盟」。他們提倡「全白人國家」以及禁止輸入亞裔勞工，並不排除透過立法及暴力達到目的。創會會員包括溫市市長 Alexander Bethune、多位市議員及基督教領袖；「勞工騎士」是主要贊助。

排亞聯盟迅速組織了首個活動：於 9 月 7 日星期六，勞工日長周末，進行抗議，隨後巡遊至市政大樓發表演說。

晚上 7 時，一群人於甘比街空地、即現稱為溫市中心 Larwill 公園聚集。在貝蒂街軍營伊·佈朗少較的率領下，遊行隊伍包括 Bethune 市長及夫人、勞工及教會領袖，以及 5 千名群眾，不少揮動著白色橫額，上面寫著「屬於我們的白色加拿大」。他們巡遊至喜士定街，之後抵達市政大樓。

他們抵達舊市場時，數以千計的群眾加入，估計達到 2 萬 5 千至 3 萬人，超過當時市內三分之一人口。只有少部分群眾能夠擠進市政大樓內聆聽演講，因此有人做「跑腿」，來回大樓匯報演說內容。這新成立的團體更通過決議，要求聯邦政府永久禁止亞裔進入加拿大，得到在場人士熱烈歡迎。演講嘉賓包括牧師、律師、政客以及來自新西蘭及美國的反亞裔活躍份子。西雅圖反日韓聯盟份子 A. E. Fowler 更走到前線，挑動群眾情緒。

然後，有一群憤怒的暴徒，遊行至都板街，即現在的片打街進入華埠。有報導指，有一名男孩於潘特吉斯劇院地盤捨起一磚，打破了第一個玻璃窗。

請移玉步去下一站，沿緬街繼續南行。過了片打街及緬街後，於西南面街角停下。

5) 西敏寺路及都板街 (緬街及片打街)

於 1907 年，這街角名為西敏寺路，今天稱之為緬街。而於暴動發生後，都板街改名為片打街。這裡是華埠的入口，暴徒就在這裡集結成群。區內居民都感到震驚，慌忙到附近建築物躲避。暴徒辨認到哪些店鋪是由華人經營，就打破玻璃窗及惡意破壞。

於對面街以東的緬街 518 號，是周耀初的影樓。1906 年，周耀初於喜士定西 68 號開設了他第一間影樓，後來搬遷到不同地方，到 1930 年，他長駐在該店址，直至他 1949 年離世。兩個兒子 Peter 及 Philip 繼承父業，搬遷到相距只有幾間店鋪的緬街 512 號繼續營業，一直到 1986 年。

周耀初對於他的影樓日夜風雨無間地營業感到自豪，他記錄了數以千計的家庭合照、婚禮、商業人士及娛樂表演者，並保留了一系列道具給顧客使用，例如金袋表、頸鏈及書籍等，以塑造成功、興盛的形象。

周耀初工作最重要之處，是他對顧客來者不拒。事實上，不少白人攝影師以及白人經營的生意都拒絕服務非白人。但周耀初則歡迎任何背景人士來到他的影樓。他記錄了所有住在士達孔達區的邊緣化社區：華裔、日裔、錫克教徒、黑人、東歐裔以及跨種族家庭。

於暴動發生時，溫哥華的黑人居民並非集中聚居於某個地區。由於人數少，並無被視為與亞裔同等的威脅。後來，他們當中不少人於 Hogan's Alley 一帶聚居，大約距離這街角三個路段。

下一站，請由片打街往西行兩個路段。於片打街夾卡路街東南街角停下。

6) 片打街及卡路街

於斜對面的西北街角，是華人共濟會會址洪門致公堂。福溪潮漲時，水位會一直湧到都板街，即現在的片打街。孫中山先生當年有一次來溫哥華籌集捐款時，曾經住在這裡二樓一個房間。公堂地層是北京雜碎屋。暴動後，有法例禁止華人餐館僱用白人婦女。

向北望，在您右邊便是片打東街 51 號的永生號，1889 年由甚具影響力的商人葉春田創立。像許多來到溫哥華的華人，他來自廣東省台山。19 歲時，渡船抵達加洲，做過洗碗工、廚師。後來北上卡利布尋金失敗，最後定居溫哥華，靠逐家逐戶賣煤維生。由於擁有學識及英文熟練，他成為了加拿大太平洋鐵路的勞工判頭，曾一度監督 7 千名工人。

當暴徒進入華埠，區內華人都感到震驚。但他們迅即組織起來反抗。雖然存檔記錄並沒顯示有人在暴動中喪生，但情況亦不遠矣。《溫哥華省報》報導，於廣東巷，一名黑人婦女加入戰團，為避免一位名為 **McGregor** 的白人暴亂份子被人襲擊而將他匿藏，直至警方到場。

大約晚上十時，警方派遣所有休班警員合共約 24 人，但仍然遠低於抗議人數，執勤無效，個人安全亦都存疑，唯有增派消防隊支援。

被拘捕的人寥寥可數，部分是因為群眾搶救被捕人士。有報導指，有 24 人被捕，但過程本身就是一場鬧劇。另有評論指，被捕的是「勞工、會計、伐木工人、無業人士，以及沒有政治人物撐台的人」。只有 5 名暴徒最終被判有罪，判監一至六個月。

本地英文報章將責任歸咎於幾名美國勞工領袖煽動暴亂，包括剛才提過、專程由美國北上到場作演講嘉賓的 **A.E. Fowler**、華盛頓洲勞工聯會主席，以及在西雅圖舉足輕重的勞工界領袖 **George P. Listman**。不過，中文傳媒就完全歸咎本地白人工會，大部份信奉反亞裔激進主義，並推波助瀾。

值得一提的是多族裔林木業貿易工會 **Bows and Arrows**，是唯一沒有參與暴亂的工人團體。他們一名創會成員 **John St. John**，是來自巴巴多斯的黑人，大部份工人是來自 **Capilano** 保留區的原住民。有別於排亞聯盟的支持者，他們決定加入其中極少數的反資本主義及反歧視工會「世界工業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又稱 **Wobblies**。

下一站，請於片打街繼續往西行，走過卡路街，然後於上海巷轉左。請於路段尾的紀念鐘前停下。

7) 華人祖裔特色街巷／上海巷

位於廣洲巷隔鄰的上海巷，是早期華人社區的經濟文化中心。華埠是幾千名居民的家，大部分是成年男性。向北望在你的右邊，是演出過無數場廣東粵劇的醒橋劇院，孫中山先生曾經在這裡發表中國政治革命的演說，擠得劇院水洩不通。

本地報章《Vancouver Daily World》曾經有報導指，「從來沒有較這次暴動更有系統及決心，暴徒針對日裔及華裔的窗戶，卻避開隔壁白人的物業。例如於哥倫比亞街，所有華人的窗戶都被打碎，只有兩名白人經紀的店鋪卻完整無缺。」星期一早上，《每日省報》又報導，「槍械店鋪一開門，華裔便立即購入裝備。數以百計的槍械及彈藥，於警方介入前已經售罄，警方立即要求停售槍械給亞裔。」

南面是前往福溪的碼頭，以及有大量華裔工人工作的卑詩劇木廠。

由於華人被禁止從事大部份的專業工作，白人工會亦操控及威脅僱主不能夠聘用亞裔，亞裔的就業選擇非常有限。

溫市政府、省政府以及聯邦政府，推行被形容為針對亞裔、黑人及原住民的制度性歧視，包括剝奪公民權及選舉權、禁止執行專業，以及限制他們在市內其他地區居住。

1885 年華人移民法生效，每名入境華人必須支付 **50** 元人頭稅；於 **1900** 年調升至 **100** 元，三年後再升至 **500** 元。於加國歷史上，從未有任何群體要根據他們原居地而被迫繳交稅項。**1923** 年，排華法更禁止所有華人入境加拿大，一直生效至 **1947** 年。

下一站，請返回片打街，轉右，到片打街夾哥倫比亞街的西北街角。

8) 片打夾哥倫比亞，西北街角

哥倫比亞夾喜士定以北一個路段，是喜士定東一帶，最古舊及唯一仍然保存的木造建築物，於 1893 年興建。1907 年暴動發生後，一名商戶 Fongoun 要求 350 元賠償，包括 144 元玻璃損毀，及期間店舖被迫關門兩星期所造成的工資損失。Fongoun 是市內最優秀的裁縫，大部份顧客為白人。

不過，當時大部分華裔工人受制於工作契約，俗稱「賣身契」，並非直接受僱，像葉春田的「大鱷」，先為他們支付人頭稅及交通費。華裔工人的工資遠低於白人，這些「大鱷」會克扣他們的工資直止他們還清債務。由於人頭稅於十幾年間大幅飆升，贖回自由所需的時間變得越來越長，工人唯有任由合約工頭及僱主擺佈。

葉春田協助成立位於片打東街 104 號至 108 號的中華會館，會館樓上有中文學校及醫院運作。他亦是社運及政治活躍人士，是保皇會成員，即透過漸進式改革，推動中國現代化，反對革命運動。

葉春田於市場巷 34 號擁有一間鴉片工場。暴動後，他要求賠償鴉片損失，以及期後要裝備槍械自衛的開支，兩項要求均被拒絕。

當溫市議會通過附例，禁止華人擁有土地，他發現了法律漏洞，條例並不包括華人公司在內，因此他透過個人的出入口公司永生號購買土地。

下一站，請往哥倫比亞街北面走 3 個路段。橫過鮑威爾街，轉右，於鮑威爾 122 號對面停下。

9) 鮑威爾 100 號路段

一個星期日的下午，一群暴徒在西敏寺東，即現在的緬街再次聚集。日裔稱這裡為「Nihonmachi」，字面意思是日本城，「Paueru-Gai」是鮑威爾街一帶。

日裔差不多於一整天之前收到警告，去防備這次無可避免的攻擊，他們收集了磚塊及石頭用作投擲暴徒，又攜帶槍械及刀防衛。

《每日省報》後來報導，「警方完全無法駕馭大批暴徒前呼後擁的打鬥、辱罵及叫囂。」

「預備了木枝、木棍、鐵棒、手槍、刀及爛玻璃樽，被觸怒的日裔於忍無可忍之際，擁上街頭。」

第一位日裔於 1877 年抵達溫哥華，從事漁業，後來在木廠工作。起初，日本政府並不鼓勵國民離開日本。因為帝國戰爭需要徵召大量男性入伍。由於糧食短缺及就業機會缺乏，法例於 1889 年放寬。日本政府後來在溫哥華設立領事館。

本地社區的朝日棒球隊，成為日裔爭取平等及尊重的象徵，亦顯示日本人的工作態度及原則，反映在日本明治時期的語言上。例如「isshokenmei」是指勤力工作；「gambari」是堅忍，「gaman」，自我約束。在球場上，球迷開始稱讚球隊的努力，英文傳媒讚揚技術，但就仍然稱他們為含有貶義的 Japs、Nips，而非加拿大人。

下一站，請繼續於鮑威爾街往東行，於鮑威爾 245 號停下。

10) 鮑威爾 245 號，緬街

您剛剛經過鮑威爾夾西敏寺(即現在的緬街)，這裡曾經有不少商業樓宇。住宅區位於沿亞歷山大夾利多瓦一帶。鮑威爾 230 號是第一個由日本移民購買的物業，大約於 1898 年。

日裔社區較華裔社區相對幸運，因為日本和英國是帝國盟友，英國為加國制定外交政策。日本被視為國際社會上的冒起新秀，剛於戰爭中挫敗俄羅斯，而中國則被視為軟弱及政治不穩。

不過，跟華人一樣，日裔亦被禁止從事專業等不少工作，不允准居住在市內多個地區，像戲院及泳地等公眾場所都被隔離。部份餐廳不容許為亞裔、黑人或原住民提供服務。

位於西敏寺夾鮑威爾東南街角的日裔乾貨店，成為數千名暴徒的首個目標，不斷投擲的石頭和磚塊，對建築物及商品造成 2 千 4 百元損毀。

日本領事木城森川迫切要求市長 **Bethune**，差派警員保護日裔社區，但警方完全以寡敵眾。街上充斥著手持球棍、刀槍的單打獨鬥。有暴徒走到遠至鮑威爾空地（即現在的奧本海默公園），在建築物天台的人便向他們擲下石塊、磚塊和木頭，反抗及受傷人數超出騷亂份子預期。經過幾次對陣後，暴徒終於散去。

下一站，繼續在鮑威爾街往東行，走到南面，於鮑威爾 374 號停下。

11) 鮑威爾 374 號

於路段尾東面的 Dunlevy 街，座落了 1912 年由田村進吉先生興建的田村大廈。他於 1889 年抵達溫哥華，創立田村貿易公司，出口林木及小麥到日本，於 1907 年成立日加信託儲蓄公司。田村是加拿大首位獲委任到日本的貿易專員。

田村大廈亦稱為新世界酒店，是區內其中一個供應最多居住房間的大廈。後來由高橋家族擁有，然後亦手至佐佐木家族，他們擁有其中一個最大的浴場松乃湯，位於鮑威爾 318 號。他們亦於鮑威爾 314 號經營富士雜碎屋，提供日式中華料理，是少數服務日裔加人的餐館，大部份其他餐廳都只為男性而設。至於新世界酒店二樓，會出租舉行婚禮。但諷刺的是，1942 年聯邦政府於酒店內，密謀將日裔加人社區趕出家園，送入拘留營及充公他們的財產。

1941 年十二月，日本帝國海軍號偷襲珍珠港後，加拿大政府援引戰爭措施法。大約 2 萬 2 千名日裔加人被標幟為「敵人同盟」，被迫離開家園，送到位於卑詩內陸、亞省、緬省或安省的勞役及拘留營。所有私人財產，例如漁船、農場、商鋪及住屋，通通被充公，在沒有業主同意下出售，用作支付拘留營的開支。直至 1949 年大戰結束後四年，日裔才獲准返回西岸，但不少人已經被政府強行安置在洛基山東面一帶。

於四十年後，1988 年，加拿大政府終於公開道歉並提出賠償方案。

強迫遷徙日裔社群，為曾經欣欣向榮的日本城製造了真空狀態。市政府將鮑威爾區的土地規改為工業用地，形成「貧民區」的印象，阻礙住宅及商業發展。種種因素導致區內建築日久失修、單位空置以及社會經濟失衡的情況日益嚴重。

下一站，請繼續沿鮑威爾東行至 Dunlevy，然後左轉，走一個路段到亞歷山大，轉右，於接近中段的南面停下。

12) 亞歷山大街 400 號路段／日本語言學校

因為溫哥華樹林茂密，您所站立的亞歷山大街，原身是用木頭鋪設，街道取名於喜士定木廠經理李察·亞歷山大。他於溫市首次市選中，嘗試帶同華裔、日裔和原著民工人前往投票，但最終失敗。部份有過百年歷史的木造行人路，用木焦油保養及延長路面壽命，得以保存至今。1890 年市政工程部為建材及鋪路招標，清楚列明「禁止華裔」參與工程任何部份。

這個地區亦是原著民夏季紮營的地點，稱為 *Kumkumalay*，意思是大葉楓樹。1867 年，船長 Edward Stamp 於該處的 Stamp 木廠生產木材，成為後來的喜士定木廠。

不少碼頭工人是原住民，部份住在史丹利公園，包括 William Nahanee，他是來自夏威夷群島 Hudson 海灣的原住民。工人以現時西北太平洋既瀕危貿易語言 Chinook Jargon 溝通，以能暢所欲言，避過工會判頭的報復。於亞歷山大 439 號對面，是日本語言學校 Nippon Kukumun Gakko。星期一大清早，暴徒嘗試縱火但失敗。這次是 1907 年溫哥華排亞暴動中，已知的最後一次襲擊。

1906 年 1 月 12 日，木建的日本語言學校重開，提供全日制及跟隨日本的教育課程。1919 年取消普通科目，有利教授日裔加入英語和日語。1928 年，在您右邊這間位於亞歷山大街 475 號的建築物，成為新校舍。

於 1942 年日裔加入遭拘禁後，學校被迫關閉，由加拿大武裝部隊佔據直至 1947 年後，出租給海陸軍部門。學校臨時搬遷至溫哥華佛教寺，到 1952 年才重開。今天校舍被定為祖裔建築，亦是溫哥華日裔加入社區生生不息及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下一站，請繼續在亞歷山大街東行，直至積信街，然後轉右，走一個路段至鮑威爾街。橫過鮑威爾街後，轉右，於中段的南面停下。

13) 奧本海默公園 (鮑威爾空地)

1898 年，奧本海默公園南面，開放作為鮑威爾空地，或日語所稱的「Paueru Groundo」。這裡是運動場地、社區傳奇朝日棒球隊的家園。於 1887 年，在史丹利公園感到不受歡迎的原住民，將這公園視為他們的新家園。

1936 年，市政府將鮑威爾空地，定為唯一容許公眾聚集及抗議的場地。多年來，大批群眾在這裡爭取就業機會、改善貧窮及種族歧視。大蕭條期間，一千名無家可歸者在公園附近紮營，令人回想起溫哥華今天面對的住屋危機。

到了 9 月 9 日，星期一早上，暴動解除，部分受滂沱大雨影響。中華會館及其他堂所組織大規模罷工，持續至星期三早上，關閉溫哥華大部分木廠及三分之一餐館。日裔於星期一照常上班，但下午參與鮑威爾空地的公眾集會，商討要求市長作出賠償。市長 Bethune 出席集會，聆聽群眾意見，但諷刺的是，他本人是排亞聯盟的共同主席。

日裔及華裔社區向政府請願，要求賠償損失。華埠商鋪關閉多達六天。中華會館提供以下援助：

任何返回工作崗位的工人，若僱主解僱您們而另僱其他人，請向中華會館匯報，會館將為您協商。

他們亦宣佈，「任何華裔若遭白人毆打，請向中華會館報告，我們會與他們進行協商。」

渥太華差派聯邦勞工副部長 William Lyon Mackenzie King 麥肯齊金，召開公開研訊。日本政府向英國施壓，結果迅速達成日本城超過 9 千元的賠償方案。對華裔的賠償來得相對緩慢，賠款總額接近 2 萬 7 千元。

有趣的是，麥肯齊金的調查揭發，部份華裔的索償與鴉片生意損失有關，最後導致加拿大成立本國首個反毒品法案。

1909 年，哈佛大學就麥肯齊金以「加拿大的東方移民」為題的論文，頒發博士學位。文中他反駁加拿大的亞裔移民政策，他說：

「加拿大應該限制來自東方國家的移民，這是自然不過的想法。加拿大應該維持本身作為一個白人的國家，不但有利經濟及社會，在政治及國家層面亦至關重要。」

後來於二戰期間，麥肯齊金成為加國總理，就是他下令拘禁日裔加國國民。

於 1907 年暴動發生後，日本及加拿大達成「君子協議」，將每年抵埗加國的日裔移民減少至 400 人。1928 年，人數驟減至 150 人。

1908 年，加拿大藉著「連續旅程條例」，限制南亞裔入境。但於 1914 年條例受到考驗，運載著印度人的駒形丸號由日本橫濱輾轉抵達加國。

至於針對華人的入頭稅則維持於 500 元，但於 1923 年，排華法生效，直至 1947 年才被撤銷，主要由於加拿大於二戰後簽署了聯合國人權憲章。

1907 排亞暴動中被針對的族裔，從他們社區的地標所見，當年法律及社會上的結構性歧視，於溫哥華、卑詩省以致加拿大全國仍然有跡可尋。